



## 麦天

□程远河

艳阳,无风。无边的麦浪,一直向天边延伸。

父亲在地里转着,掐几个麦穗,揉碎,吹走麦芒、麦壳,往嘴里丢几颗麦粒,咬开,眉头皱了一下,不一会儿,断然决定:明日开镰。

绳索、镰刀、车子、杈把,早已备好。

割麦趁天早。鸡叫两遍,月刚偏西,除了80多岁的奶奶,全家人都到了地里。“嚓嚓嚓”的割麦声不绝于耳。面前的麦子不停地倒下,身后的麦铺不断增多。我感到大家在打一场歼灭战,只是没有说出口。

太阳出来不久,其他的人继续割麦,父亲带上哥哥和我去装车。他叮嘱我们尽量装得对称,山路不平,多弯,装不好极易翻车,返工不说,好多麦粒就会掉在地上,捡不起了。父亲还告诫我驾车务必当心。

刚开始,人人心头憋着一股劲儿,可十四五亩麦子得在几天内割完,活太重、赶得太紧,两天后就腰酸腿疼,累得不行。没办法,再累也得顶住,主要是太瞌睡,感觉头还没挨着枕头,大人便在喊起床了。嫌我们动作慢,父亲免不了大声呵斥几声。走在路上,头碰到树上的时候有,割着麦直磕头割破手指的时候也有……

哥哥私下里和我说,他开始怀疑起陶渊明的诗来,让这老头来给咱家收两天麦,看他还能不能“悠然见南山”。

小小的喜悦,应该是“割”出了一窝野兔。老兔不知哪里去了,几只小兔吱吱叫着紧紧相依……

拉回家的麦子要先垛起来。不知哪来的力气,我一杈下去,最少能挑六七十斤,然后举起,送到高高的垛顶上。

响晴的天气,父亲让我把垛实的麦子一杈杈挑散,再擗起,两杈之间留下空隙,排成行列,尽快让它们变干。麦子摊开后,过一个小时翻一次,这样直到下午两三点钟,套上牛,一圈一圈地碾,其间要翻动几次,直到麦子基本脱粒为止。

太阳落山时,开始起场。把碾好的麦秸来回抖动,尽量让里面裹着的麦粒漏出来。最后把麦秸堆好,把剩下的麦壳麦粒推成一堆。

如有东南风起,拿来两把木锨,父子相对,一锨一锨,把麦子撒得漫天飞扬,很是壮观。麦壳向远处飘去,麦粒在眼前落下。为了让麦粒更纯净些,还得有人用扫帚把遗落的零散的麦穗和麦秆一一划到麦堆两边……

打好的麦子,得趁天晴晒干。

收麦怕下雨,尤其是在这个季节,往往太阳很好,忽然间乌云聚集,不一会儿雨点就“啪啪”落下。只要天一阴,一打雷,就得全家上阵,手忙脚乱地把所有麦子向一处聚拢,最多一二十分钟就得干完。紧接着将麦垛用篷布盖好,用砖石压好。经常是我们刚刚忙完,大雨就劈头直下。大家站在廊下,看房檐上流下的水帘汇在一起成了小溪缓缓流走,才舒了一口气:幸亏没让麦淋着……

当然也有干打雷不下雨的时候。你上气不接下气地把麦拢好,满天的乌云却开始散去,太阳马上又露出了红彤彤的脸,惹得人们骂不绝口。

麦天没轻活,但再累人们也不退却,因为有金灿灿的收获在招手。最让人无奈的是头年秋末冬初天大旱,压根种不上麦,使来年的麦天想累也没法累。大麦天没事到处闲转,那滋味只有农人晓得。我记事起到现在只有两年是这样,但足以让人一辈子无法忘记。

## 麦季

□李运明

一年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,可是在农人的心中还有一个季节,那就是麦季。

从秋种到冬灌,再到春管,人们的目光穿透一个个或明亮或阴暗的日子,守望着麦季。芒种收新麦。对农人来说,这是最重要的收获季节了。囤里有粮,心中不慌。只要收获了麦季,人们的心里就踏实了。

艳阳之下,小麦成熟的气息发酵着,青嫩的香味已经淡去,成熟的麦香愈加浓烈。徜徉在无边无际的麦的海洋,看风吹浪涌,万头攒动的麦穗齐刷刷地向大地致敬;听簌簌有声,麦海迅疾地向远方传递着永恒的天籁之音。

麦季,西南风恣意而来,把天空吹拂得蔚蓝而洁净,高远而辽阔。太阳慷慨地倾泻着光芒,麦穗乍开,麦芒对接太阳金色的光芒。两天的工夫,太阳就拂去了麦穗的青绿,把麦穗镀得一片金黄。金黄的麦浪涌动着,波峰浪尖上闪烁着滚动的阳光。也许是吸收的阳光太饱满了,有几株麦穗已经稔壳微张,从微张的稔壳里可以看到粒粒麦

籽都泛着太阳的光泽。麦季,是一个金色的季节!这金色的季节,在农人心中无疑是一年中辉煌的日子。

相较于田野的金色,村庄则是充盈而荡漾着如水的一片鲜绿了。斑鸠挺立在枝头“咕咕”地高歌,黄鹂穿梭于浓荫中“滴滴溜溜”地鸣唱,庭院檐前,燕子喂饱了雏燕,丢下一串幸福的呢喃。庭院的一侧,燃烧着一树如火的石榴花。石榴花下,一脸沧桑的老一辈农人依然“沙沙”地磨砺着锈蚀的镰刀,刀锋锃亮,他小心地试了一下锋口,霎时,笑容溢满了脸膛。年轻的一代对镰刀是不屑一顾了,他们在门口浓密的树阴下,精心地擦拭着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每一个部件。小狗跑来跑去不知趣地跟着添乱,直到一声呵斥后,才不情愿地贴着墙根乖乖地卧下。

麦季是一个季节,但更像一个节日。不知道是为了慰劳农人的劳作,还是为了庆祝麦季的丰收,这时节,果园里杏子黄了,蜜桃红了;菜园里,茄子紫了,番茄熟了,水灵灵、翠生生的黄瓜挂满了架。但是,仅有这些还不够,女人把床底下腌了一春的

鸭蛋从坛子里拣了出来,一颗颗青皮鸭蛋被洗净晾干,然后丢进了冒着热气的蒸锅。男人则去了集市,割了肉,买了鸡,摩托车后面还驮着啤酒或饮料。我不知道,除了春节,对农人来说,还有比麦季更受重视的节日吗?

麦季是一个隆重的季节,却又是一个短暂的季节。芒种忙,三两场。打麦场是没有了,大型联合收割机大大缩短了麦季的时间,麦季就是三五两天的日子。麦熟一响,麦收一时。每天一早,东方刚露出鱼肚白,收割机便如舰船一般开始在麦海里游弋。人们驻足地头,待满仓的麦子倒满农用车的车厢,农用车就欢跃着驶回了安谧的村庄。

没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挥镰收割,没有了肩挑人拉地把麦运回麦场,没有了牛拉石碾地打场,麦季不再是原来忙乱劳碌的麦季。麦子收割完毕,人们安闲地在树阴下享受着南风的清爽。有人在教孩子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古诗,孩子咿咿呀呀地学着,仿佛是一首久远的童谣。

## 麦收

□黑玉辉

从小,我就是个淘气的孩子,上树掏鸟蛋,下河捉鱼虾,是我上学之前的“必修课”。可到了麦收时节,我的幸福生活就结束了。

父母下地收麦的时候,总要把我带上,因为村里沟沟水水多,害怕我因贪玩丢了小命。父亲拉着架子车下地,去时架子上坐着我,回来时坐着我和麦子。父亲和母亲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割着麦子,我则坐在架子车下乘凉。一片片麦子在镰刀的淫威下终于屈服,倒在麦茬上休息,等着坐架子车回家。小时候的我经常天真地想:麦子其实跟我一样,是喜欢坐架子车的。

看割麦子看累了,我就在麦田边青青的野径上捉蚂蚱、拔野菜、挖“鸡腿”。野菜是一种形状像石蒜、口味像韭菜的野菜,吃起来辛辣无比;而“鸡腿”其实是一种植物的根,长得白白胖胖的,吃起来又甜又脆。

太阳终于落山了,父亲和母亲开始装车。父亲用杈挑,母亲则直接把麦子抱到架子上。架子车总是装得高高的,像座小山。当满载麦子的架子车缓缓前进时,坐在“山”顶上的我总会看见麦子零

零散地落下。还好,有母亲在后面把落下的麦子捡起来。我坐在车子上时,总会呆呆地看着西天的晚霞,然后突然对拉车的父亲说:“爸,天又起火了!”

可是,一次翻车事件把我坐车的权利彻底给剥夺了。那次,父亲一个不小心,架子车翻到了沟里。父母顾不得他们辛辛苦苦割来的麦子,惊慌地在麦堆里扒着寻找我。我从麦堆里探出了头,满身的麦芒弄得我金光闪闪。这时,父母才在这次有惊无险的遭遇中展开笑颜。

那时候,家家都有打麦场。麦子被拉到麦场后,父母便会把麦子铺到麦场里,用我家的老黄牛带着石碾碾。老黄牛累得气喘吁吁时,父亲便会让我牵着牛去饮水。等我牵着黄牛回来时,麦粒已经被父母挑在一边了。起风了,父亲便戴上草帽,拿起木锨准备扬场。母亲则拎起扫帚开始“打落”,落下坷垃和秸秆。我总想爬到黄澄澄的麦堆上拣坷垃,却飘落了一身麦糠。

麦子需要晒几天才能归仓,我就被派去看护麦子,以免鸟雀偷食。整日坐在麦场边确实无聊透顶,我便靠把泥巴做成各种各样的玩具来打发无聊的光阴。

可别小看了玩泥巴,它给了我足够的想象空间,丝毫不亚于城市小孩看小人书、逛动物园。

麦收过后,吃过晚饭,大人们坐在麦场里乘凉、聊天,炫耀着今年的收成。我们小孩子便吆喝着、奔跑着散在村子的各个角落。“月亮头,搬砖头,砸着小孩的脚趾头,小孩小孩你别哭,咱去大队找支书……”在这样的歌谣中,月儿渐渐升上树梢。座座如山的麦秸垛就是我们玩乐时的道具,碾过的麦秸柔韧光滑,钻进去也不打紧。

现在呢,都时兴用大型联合收割机了,进到麦田里便能出麦子,很省劲儿。以前要费时一个多月的农活现在两三天就完成了。在为村人感到高兴的同时,我也有一丝怅然。去年,村边开了一个麦秸厂,能把麦秸制成纸板出售,麦秸垛一个一个地消失了,麦场也渐渐荒废。儿时的伙伴也长大成人,纷纷出外打工。村里进进出出的,也只有一些老人和孩子。看着这群管我叫伯伯叔叔的孩子,我忍不住想问:你们知道麦收时节的乐子吗?不过,这纯粹是杞人忧天,毋庸置疑,他们有自己的童年的快乐。